第171章 死亡与回应

狼的气息暂时退却了，流淌着狼毒的心脏在于生怀中逐渐干瘪，枯萎，黑森林中忽然间安静下来，不再有那些低沉混沌的嚎叫，也不再有那道从森林深处投来的目光。

胡狸和艾琳从小屋里跑了出来，一起把于生连拖带拽地拉进了屋里。

“恩公，恩公你怎么样？”胡狸紧张兮兮地看着脸色泛青的于生，尾巴上的毛都炸了起来，“你还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能听到……别凑这么近，”于生费劲地喘着气，感受着体力的流逝与血管中逐渐蔓延开的冰冷与麻木，“就快死了，这玩意儿有毒，我一碰它就中毒了……”

“我看着也觉得你好像是快死了，脸都黑了，”艾琳从旁边凑了过来，爬到于生胸口，猩红的眼睛看着后者的脸，“怎么样，狼外婆也死了是吗？这算是弄死它了吗？”

“死了，但暂时的，就像所有的实体一样，它还会回来，黑森林会在下一个循环周期恢复到我们进来之前的样子，”于生费劲地说着，咳嗽了两声，继续说道，“但是没关系，我现在已经介入了它的循环……我们成功了，至少成功了一大步……你先下来，你现在死沉死沉的。”

“废话，我现在这副身体是钢铁和石头的，”艾琳一边嘟囔着一边听话地从于生胸口爬了下去，“可是我之前坐你肩膀上的时候你也没嫌沉啊。”

“我现在不是快死了么，正虚着呢，”于生说到这，停下来喘了口气，伸手给一旁的胡狸，“扶我起来。”

胡狸赶紧嗯了一声，搀着于生的胳膊：“恩公，你要干什么？”

“你俩回去，”于生说着，在胡狸的搀扶下将手伸向半空，一扇闪烁着微光的大门随之渐渐浮现，“带上我的武器，那玩意儿还挺好用的，回去再改良改良以后接着使……哦，顺便再带上这颗瘪

狼毒在他的血管中流淌，他的血在黑森林中流淌。

隐隐约约的啼哭声听上去遥远而模糊，就像不知何时隔了一层帷幕，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安抚着那啼哭的源头，让它渐渐安静下来。

轻微的窸窸窣窣声从小床的残骸中间传来，于生看向声音的来源，看到一个深棕色的、毛茸茸的小东西正从那焦黑的碎片里探出脑袋，那脑袋上还缠着一圈红色的破布条。

“哦，松鼠，我还以为你肯定已经跑了，”于生跟松鼠打着招呼，“挺勇敢啊。”

“松……松鼠骑士无所畏惧……无所畏惧……”松鼠一遍遍重复着这几个字，好像理智已经出了问题，但忽然它又停了下来，呆呆地盯着于生，“等等，你快死了……你被狼咬了，狼的心咬了你一口！你……你会死的！真的会死的！现实世界中也会死的！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它好像终于发现了什么惊悚的事情，开始大喊大叫起来，显得焦躁而惶恐。

“我本来就是用现实中的身体来到这里的，”于生却只是对它回光返照地笑了笑，“别这么紧张，我还会回来的——对我而言，‘死亡’只是一种临时症状，当然你现在可以不必思考这件复杂的事情。安静下来吧，小松鼠，如果你还不想走的话，就陪我聊聊。”

松鼠瞪着圆溜溜的小眼睛，好像既听不懂于生在说什么，又不知道自己此刻该做什么，陷入了一种脑子不够的状态中。

“你又围上这块红布条了，”于生伸出手指，按了按松鼠的脑袋，“你很喜欢这个？”

“红布……红布是好兆头，”松鼠激灵一下子，下意识地开口，“松鼠也需要自己的红斗篷……红斗篷会吓退恶狼，红斗篷是没有变成狼的证明……”

于生再一次短暂清醒过来，他的意识从那道穿透黑森林的视角中返回，重新落在小木屋中。

木屋中的炉火已经熄灭了，桌上的烛光也早已消失，一种清冷的氛围笼罩着一切，而一个高大的身影推开了木屋的门，踏着机械僵硬的步伐走入屋中。

晦暗的星光照在那身影上，给ta勾勒了一层模模糊糊的轮廓。

“你好啊，‘猎人’，”于生扯着嘴角，对那个走进来的身影说道，他倚靠在小床的残骸之间，感觉到那个空洞而无形的躯壳正向自己投来目光，“我已经等你很久了，都快等死了。”

猎人不紧不慢地来到他面前，空荡荡的兜帽低垂下来，好像在认真观察着眼前这个“垂死”的“人”。

尽管看不到兜帽下的“表情”，但于生觉得猎人好像是陷入了混乱。

这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此刻体内正流淌着一点狼的毒血，这些毒血让“猎人”无法判断应不应该开枪。

于生没有解释什么，他节省着自己的每一分力气，慢慢从怀里摸出了一张纸，将它在猎人面前展开。

十二名穿着厚重防护装甲的男女站在那里，留下一丝不苟的合照。

“还记得这个吗？”于生抬起头，轻声说道，“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吗？”

猎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未作出任何回应。

于生耐心地等待着，猜测着自己的死亡和猎人的回应哪一个会先到。

然后他看到那个空洞而无形的躯壳慢慢抬起了手中猎枪。

于生：“……？”

不是，哥们？

“砰！”

艾琳变成了两个静滞在不远处的影子，她们似乎还在缓慢地向这边移动着，整个过程却仿佛被拉长到了无限久。

于生揉了揉眼睛，从地上起身，他对眼前的情况有些惊奇，却并没有太大意外——在见识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场景之后，他对这种“情况突然一变”的景象接受程度极高，差不多神经已经粗大到了顶梁柱的程度。

而后，他注意到周围环境中那种模模糊糊的“薄纱”似乎渐渐消退了。

房间仍然是那个房间，只是一切都染上了一层灰暗，窗外洒进来的天光变成一种暗淡的苍白，尽管看上去仍然很明亮，却仿佛无论如何都无法照亮窗口之外的地方。

于生忽然张大了眼睛。

他看到在那些“阳光”无法照亮的地方，在那些灰暗的墙面和地板上，正有字迹不断地浮现出来。

就像是某人的“思维”强烈地投射在这片诡异的时空里，于生看到那些不断浮现的文字在四面八方蔓延着——

“我想帮帮他们……

“我又去了一趟孤儿院，时隔几个月……又有认识的面孔消失了……

“上一个小红帽种下的树已经长得很高，今天又有一个新的孩子来找我，她说她是新的小红帽……

“才十四岁，她说她要一份工作……

“谁都没办法，特勤局没办法，协会也没办法，我收集研究了那么多用来解除诅咒，对抗梦境的东西，也没办法。

“……有个人主动找上门，他说他们能帮上忙……

“他们有点可疑，我怀疑他们跟什么非法秘教有关系，但他们向我展示了一些东西……”

文字在地板与墙壁上延伸着，在空气中延伸着，在于生的视野中延伸着，最后甚至几乎覆盖了他目光所及的每一寸空间，而后又

“不然没别的解释，”于生疲惫地叹了口气，往后靠在沙发上——尽管他在“复活”之后身体上的伤势便已经完全恢复，但与狼外婆相互污染以及“介入”黑森林循环所带来的精神上的疲惫却不是那么容易缓解，“我没有做任何多余的事情，也就给ta看了一眼合影，但那张合影不管怎么想都不应该是ta开枪的理由……”

说到这，于生停了下来，忍不住皱眉思索着。

那个空洞无形的躯壳向他抬起猎枪的一幕反复在脑海中浮现，那空荡荡的兜帽，仿佛存在但又不可见的注视，那杆猎枪……

不知是不是错觉，于生总觉得“猎人”向自己开枪的举动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他总觉得对方当时是想跟自己交流的，甚至……那一枪，似乎就是ta的交流。

但于生无法理解。

他深深皱起眉，而就在这时，他忽然感觉到了手机的一阵震动。

下意识伸手掏兜的一瞬间，于生才忽然想起自己好像忘了什么，低头一看屏幕，果然看到那是小红帽发来的信息和未接电话记录——信息得有十几条，未接电话也有七八个。

于生当时冷汗就下来了，旁边的艾琳则扒着脑袋看了一眼，立刻也一声“哦豁”，然后就开始哔哔：“完喽，当时把人往外踢的干脆，这时候讨债的来喽，我跟你讲人类在十六七岁这个年纪最难搞了，尤其是这种苦大仇深又要面子还从小要强的姑娘，你一脚把人从队伍里踢出去的时候就该知道……”

于生顺手就把旁边这叨叨个不停的哔哔姬一把推开，当场三个艾琳就跟多米诺骨牌似的倒下去一串，爆发出一堆鸟语花香和妙语连珠——于大爷顿时溺毙在三倍量的脏话里。

于生无视了小人偶的三倍骂街，愁眉苦脸地接通了电话，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听到对面传来小红帽气急败坏却又掩饰不住担心的声音：“你怎么才接啊！死哪去了啊！”

于生也很尴尬：“……死屋里了。”

“没了，剩下这些都是普普通通的东西，包括这几封信——看样子用传统的书信交流本就是这人的个人爱好，”小人偶坐在桌子上，两条腿搭在桌子边缘晃悠着，又抬头环视了一圈四周，“这房间里我也大概扫了一眼，没什么值得在意的。”

于生对小人偶的回答并不意外。

看样子那些跟天使教徒有关的东西要么已经被提前转移了，要么已经被销毁了，就这最后一封信没来得及处理掉。

但于生并未因此气馁，他只是愈加仔细地观察着这间屋子，随后开始检查它的每一处角落。

与天使教徒直接相关的往来信件或物品可能确实都被提前转移或彻底销毁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就没有别的线索留下——那位联络人显然已经陷得很深，甚至到了主动接触晦暗天使的程度，那么他在日常生活里就一定会体现出这种影响，习惯的改变，某些不经意间留下的痕迹，日记本里留下的只言片语……人活着总要留痕的，他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清理干净。

小红帽也察觉了于生的意图，她开始跟着一起检查房间中的各处角落，甚至召唤出了自己的狼，让这些影子中的生物去检查那些人类肉眼难以分辨的线索。

艾琳也开始仔细翻看桌子上的那些纸张与书本——尽管这些东西都是平平无奇的“凡物”，但线索也有可能就隐藏在这些寻常的笔记和留言里面。

就在这时，一只影狼突然在房间中央停了下来，发出低沉的呜呜声，用爪子不断拍打着床铺旁边的一块地毯。

小红帽瞬间眉头一皱，上前一把掀开了那块地毯。

地毯下面并没藏着什么东西，但在地板上，勉强却还可以看到一些已经难以分辨的痕迹。

那是一些怪异的符号与线条，环绕成一个直径大约一米的圆形，其色泽隐约带着暗红，它们似乎已经被人仔细擦洗过一次，只

“……猎人只会对‘狼’开枪，通常就是指狼外婆，”小红帽犹豫了一下，“但理论上，如果狼外婆已经被你们杀死了，那猎人是会解除武装的，正常情况下ta的攻击欲望其实并没那么高……”

“那如果我当时体内被狼外婆的血污染了呢？”于生紧接着问道，“猎人会不会因此误判，把我也当成是狼？”

出乎意料的是，小红帽的回答十分干脆且肯定：“当然不会。”

“这么确定？”

“猎人能准确识别出‘狼’，不会因为区区血液就产生误判，虽然我不知道ta进行判断的具体原理是什么，但这份准确性是可以肯定的，”小红帽斩钉截铁地说道，“我被猎人拿枪指着许多次了，我被狼外婆吞噬过，被恶狼吞噬过，也被它们的血液污染过，在‘狼’的成分上，我肯定比你高，但猎人的子弹最终还是不曾出过错……”

于生默默听着小红帽传达的情报，过了许久，他才轻轻点头：“我明白了，那看来这事我还得仔细思考思考。”

随后他又与对方交谈了几句，互相确认平安并稍微承受了少女的几句抱怨之后才挂断电话。

三个艾琳这时候已经又跟没事人一样爬回到了沙发上，其中一个凑了过来：“所以怎么说？猎人那一枪到底什么意思？”

于生摇了摇头，张嘴刚想说些什么，却突然感觉喉咙有点痒。

他咳嗽了两声，然而喉咙里的痒感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加难忍。

他剧烈地咳嗽起来，难以抑制的，仿佛要将心脏都咳出来，要将肺和气管都扯出来一般剧烈地咳嗽着。

艾琳和旁边的胡狸瞬间就被于生的这一阵剧咳吓了一跳，瞬间便扑上来给他拍背顺气，胡狸急的尾巴都炸毛了：“恩公你没事吧！恩公你是不是对我尾巴过敏了……”

误理解了使者的意图，更有甚者从一开始就追随了错误的、冒名的使者，他们犯下大量恶行，却导致恶名加在我们所有人头上，这是悲哀而不公的。

“但你已经见证，亦有纯洁而至善的使者，我们向你展示了祂的力量和意图，你曾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祂确实是无恶意的，确实是庇护孩子们的，祂通过无形的口对你讲述，你也承认你听到了，所以你可以打消所有顾虑。

“如果你下定了决心，那便点燃我们留给你的那份空白信纸吧，记得，要用混有玫瑰精华的香薰蜡烛点燃。

“注：不要买‘灵珑阁’牌的，他们是可耻的造假者和欺骗者，使者的怒火迟早会降临在他们那样卑劣无耻利欲熏心的奸商头上。

“——谦卑而诚实的，天使之仆。”

远瞳 · 作家说

感谢陈 · 莱特的白银盟～

第180章 留痕

艾琳松开手，那张被展开的“密信”立刻升腾起层层叠叠的虚幻火焰，随后眨眼间收缩、折叠成为了一张平平无奇的信纸。

于生却还是一动不动地盯着这张纸，眉宇间满是凝重与思考。

过了好一会，小红帽的声音才从旁边传来：“……老郑他……竟然真是他……”

少女的语气中带着迟疑与抵触，显然，她对眼前的线索有些难以接受，尽管她来这里就是想要查出点什么——但现在真的查出东西了，结果却不是她所期望的那样。

博物馆白色展厅中的那场献祭，真的是一个针对她的陷阱，而将她引入这个陷阱的，确实是她所熟悉的那位“联络人”。

尽管从密信上的言语中不难判断，那个被称作“老郑”的联络人恐怕也是受到了蛊惑和哄骗。

第173章 清晨

把消息发出去之后，于生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色。

天刚蒙蒙亮，离工作时间尚早，百里晴那边或许还要过会才能有回应。

所以他也没有干等着，在把消息发出去之后，于生就找了个原本用来装饼干的小盒子，把那枚来自猎人的“子弹”先收了起来，然后去厨房准备弄口吃的。

胡狸和艾琳十分自然地就跟了过来——前者准备蹭点吃的，后者显然还有些问题没搞明白。

“那个猎人怎么知道你可以把子弹带到‘外面’？”艾琳疑惑地跟在于生身后，“ta就这么给你一枪，就敢确定你之后不但可以活着，还能把子弹弄出来？而且还能有机会找人分析子弹的来历？哪有这么给人传递消息的？”

于生在灶台前忙碌着，听到艾琳的话之后手中动作也没停下，只是微微皱了皱眉，神色间带着思考。

小人偶提到的这个问题，也正是他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那颗子弹是否是一份“信息”尚不好说，有一个事实却很清楚：在黑森林的时候，猎人毫不犹豫地向他开了枪，而那一枪直指心脏，刨除掉别的动机，这一枪显然更像是奔着干掉他去的。

“所以，最大的可能是……ta不知道。”片刻沉思之后，于生打破了沉默。

艾琳眨巴着眼睛：“ta不知道？”

“一个在黑森林里徘徊的实体，不可能知道我的‘复活’能力，”于生慢慢说道，“而且应该也不知道我是直接从现实‘开门’进入黑森林的，所以猎人开枪的时候理论上并不知道我之后可以活着把子弹带到现实世界。”

话音刚落，他便拿出手机先跟特勤局报备了一下，接着便抬手在旁边虚空一抓——在格外的谨慎控制下，一扇比平日里要小很多的虚幻门扉便在他手中打开了，门对面赫然是梧桐路66号的客厅，正对着沙发，艾琳坐在沙发上直发愣：“……啊，干嘛？”

“过来帮个忙。”于生说着，伸手就从门里把小人偶拎了出来。

“哎你干嘛我正看电视——”

小人偶抗议到一半，人已经被拎到了桌子上，大概是场景切换太快，一下子有点呆滞。

但只过了片刻她便反应过来，顿时眼睛一瞪：“于生你大爷的！哪有你这样的！说了不带着我这时候突然来这一出！我这电视刚看到一半你把我拽过来，我还等着看剧里边那俩傻X谁先死呢就要到关键剧情了让你给搅……”

于生不等小人偶抗议完就飞快开口：“你说的那俩傻X待会就一起死，但下一集会有个更弱智的反派跳出来继续作妖，我看过，后面能气死你，女主最后还跟男主的二表哥殉情了，男主跟女主的表妹相依为命——番外里也死了。”

艾琳一愣一愣地听着，听到最后终于不出意外地暴跳而起：“这TM谁写的剧……”

但她刚跳到一半就被于生摁了回去：“这边的事情真的很重要，我搞不定，需要你的帮助。”

他这一句话直接就把艾琳的火气压回去了，小人偶态度切换得甚至于生自己都没反应过来，她瞬间就一脸嘚瑟：“我就知道你离了我不行——说吧啥事？”

于生抬手指着桌上：“看看这些信件，我直觉它们有问题，但看不出来。”

艾琳转过去看了一眼，表情有点莫名其妙：“有没有问题的你倒是先展开看看啊。”

于生和小红帽同时懵了，俩人异口同声：“展开？”

于生不由得沉默下来，片刻后他一声叹息：“很遗憾，我没能成功和‘猎人’建立沟通，虽然我给ta看了那张合影，但我不确定对方是否对那张合影有反应。”

“一句话都没说上吗？”

于生想了想：“没来得及说。”

百里晴沉默了一下：“……那你是怎么获得猎人的子弹的？这种东西应该是一个战士的贴身之物……”

“对方打给我的。”

百里晴这次沉默的更久了一点。

显然是被于生这一句话给硬控，陷入了寻思。

“就是字面意思。”于生补充解释了一句。

这次局长女士终于听懂了，电话对面的声音突然有点迟疑：“……你，没事吧？”

“没逝，”于生还能怎么说呢，毕竟对面也不知道自己这死不了的情况，就只能敷衍过去，“就一点擦伤，而且我总觉得对方应该还是可以交流的，就是这次方法可能不太对。”

“你还要尝试和‘猎人’接触？”百里晴似乎有些意外，“这可能很危险。”

“是有点危险，但值得再试试，我这边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之后我会把昨天晚上的情况整理一下发给你——你那边智囊团多，也帮我分析分析，看有什么细节是我疏漏的，”于生飞快地说着，没有留给对方打断自己的机会，“小红帽时间不多了，那间孤儿院还有很多孩子，他们的时间都不多……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了，特勤局会全力协助，有任何需要，随时与我联系。”

电话挂断了，于生靠在橱柜旁，深深地呼了口气。

“恩公，”胡狸的声音从灶台方向传来，打断了于生有些乱糟糟的思绪，“面煮好了，是不是要过一遍凉水？”

片刻之后，他轻轻摇了摇头。

“果然不行啊……”小红帽眨眨眼睛，语气中带着些许遗憾，不过很快她便释然地呼了口气，“不过也是，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简单的事情。”

她转身又把那瓷瓮郑重地放回了柜子上，然后认认真真地对着它鞠了个躬，这才回头看着于生：“不过我倒是有点意外，你平常做什么事情都好像不考虑后果的，甚至连自己的命都不怎么在乎，为何却在这时候如此谨慎严肃？”

“这不一样，”于生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认真，“普通人的死亡只有一次——仅此一次的生死，是很严肃的事情。”

小红帽定定地看了于生几秒钟，似乎在重新认识着眼前的“人”，过了一会她才收回目光，抬手指了指卧室方向：“咱们去看看那里有什么吧。”

俩人进了屋，很快便找到了年轻人提到的那些整理出来的东西——在窗台前的书桌上，堆着一摞旧书，几个笔记本，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标签、信笺或纸条。

于生过去翻了翻其中一个笔记本，看到上面的字迹清晰工整，仿佛隐约透露着书写者的性格和生活习惯。

他又抬起头，看到房间另一侧靠墙有着一排排整齐的实木架子，架子上摆放了许多工艺品，有陶瓷器皿，也有金属摆件……甚至还有俩二次元手办。

小红帽注意到于生的视线，也扭头看了一眼，摆摆手：“别找了，‘恸哭者’雕像那样的‘异常藏品’肯定不能放在这里，事实上那个雕像现在已经下落不明，奇物协会那边也在找，要么是在老郑的某个秘密收藏地放着，要么可能已经流入黑市了。”

“我就是感叹一下这老哥爱好还挺广泛，”于生摇了摇头，“那俩手办看着就不便宜。”

“……不太懂。”小红帽嘀咕了一句，便把注意力都放在了眼前的那些书本和笔记上。

晓晓已经完全恢复了精神，前两天还十分怕生、在孤儿院里都不敢大声跟其他人说话的她，现在好像也有了自己的朋友，她正在一脸严肃地与邻座的孩子描述自己做的一个怪梦——那似乎是一个与黑森林无关的梦境，有点古怪，但平凡安宁。

经常做噩梦的其他孩子似乎对晓晓描述的场景很是羡慕，有好几个小孩都被吸引了过去。

小红帽仰起头，迎着从窗外洒进来的，渐渐温暖起来的阳光，微微眯起了眼睛。

……

手机传来收到消息的提示音，百里晴打开看了一眼，看到那是于生发来的信息。

信息中描述着一次在黑森林中的大胆冒险，一次与“狼外婆”正面交锋的惊险经历，以及和猎人短暂接触过程中发生的事情。

还有许多于生个人的猜测，以及一些此前从未出现在调查报告里的，与黑森林现状有关的情报。

文本很长，显然是在电脑上编辑好了之后转发过来的——把许多细节都写得清清楚楚。

百里晴站在落地窗前，认真阅读着这份不知道算不算报告的“报告”，忍不住嘀咕了一句：“真不愧是写小说的……”

一双眼睛不知何时悄然浮现在她身后的落地窗外，一个机械呆板的声音则在她脑海中响起：“用词很优美？”

“不，我的意思是看他写的东西比听他说话要容易理解多了，”百里晴叹了口气，“起码不那么让人……反应不过来。”

那双虚幻的眼睛眨动了一下，随后和百里晴一同认真看着手机上的文字。

片刻之后，百里晴拨通了一个号码。

宋成的声音从手机中传来：“局长？”

“在本部额外安排一支深潜中队，暂时不用出动，但要随时可以执行任务，”百里晴淡淡说道，“D2下潜港的大型深潜池从现在

情，但具体的，他一直不肯透露，就只说没人害他，一切都是应该的……”

于生下意识地和小红帽对视了一眼。

这位“委托人”果然有问题！

但那次险些导致小红帽失控的“虚假委托”……真的就是这个“委托人”专门制造出来的陷阱吗？

原本应该顺理成章的怀疑，却在此时突然有点动摇，只因为年轻人转述的、委托人在生前所留下的只言片语，听起来实在有太多疑点。

“……老郑他……现在在哪？”小红帽抿了抿嘴唇，略微犹豫之后打破了沉默，“我们可以‘看看’他吗？”

年轻人抬起手，指了指旁边不远处的一个矮柜——矮柜上摆放着一个瓷罐。

于生跟小红帽当时就愣住了。

“啊？！已经火化了？！”小红帽眼睛瞪得老大，“这么……”

“这也是叔叔交待的，要尽快火化，”年轻人慢慢说着，抬起头看了于生和小红帽一眼，“我不是‘你们那个世界’的人，所以也不太懂这方面的规矩或者忌讳，但我知道我叔是干什么的，他跟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打交道，那些东西都很危险，所以他交待的事情，我不敢耽搁。”

小红帽张了张嘴，最后也没想到还能说什么，只能扭头看了于生一眼。

“你那个‘死者交谈’……”少女压低了声音，凑到于生耳边，“这种情况还能用吗？”

于生这时候整个人也懵了：“那得接触血液才管用……这情况我也没想到啊！”

“那怎么办？”小红帽语气微妙，“人已经烧了……你还要试试吗？”

“那两个天使教徒抓到了？”宋成闻言扬了扬眉毛，脸上露出一丝笑意，“有别的大鱼吗？”

“好像……没有，”任雯雯摇了摇头，“抓捕小组在那边蹲了几天，两个教徒好像是单独行动的，要么就是标准的‘断线成员’，他们的上级把任务分派下去之后就暂时切断了这条线。您要过去看看情况吗？”

“……好，我这就过去。”

……

在卧室里，于生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黑森林里的一场探险和跟狼外婆的一场恶战消耗了他太多的精力，虽然有某种莫名的兴奋感撑着，让他一直觉得还不怎么困，但刚一回到卧室，躺在床上还没两分钟，他便在一阵突然袭来而且难以抗拒的困意中睡了过去。

迷迷糊糊中，他感觉到身旁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那可能是也打算过来午睡的人偶，他还听到走廊上有光着脚走路的脚步声，那应该是正回房间的胡狸。

然后，他听到了空洞的风声，风吹过森林，卷动着繁茂的枝叶，又穿过那些高耸的参天古木和干枯倒下的树干，空洞地呼啸着，中间还仿佛夹杂着隐隐约约的婴儿啼哭声。

于生猛然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自己正躺在一片黑暗里，周围混混沌沌仿佛笼罩着一层极为厚重的帷幕，帷幕之后好像有什么东西，但根本看不清楚，而在眼前的黑暗中，他分辨出了一个高大而朦胧的影子。

那影子穿着一身老旧的猎装，戴着颜色暗沉的兜帽，兜帽下面空荡荡的，没有躯体。

但于生能够明显地感觉到那兜帽下面的虚无中有一道视线，正静静地落在自己身上。

他激灵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从黑暗中起身，死死盯着那个身穿猎装的身影。

于生记下少女交待的事情，便跟着对方一起穿过了公寓区的小道，走进了一栋看起来就不便宜的高层公寓楼，在进入电梯大堂的门禁前，于生看见了小红帽提到的保安——一个面无表情的年轻人坐在小屋子里，从小窗口中递出来两张访客登记表。

于生配合地在表上填了几样简单信息，然后又不经意间看了一眼小红帽填的表格，突然一愣。

等填完表，保安那边跟备案信息核对过并放行之后，于生才看看周围无人，凑到少女身旁小声问了一句：“王佳佳是谁啊？”

小红帽脚步一滞，抬头用一种懵逼又清澈的眼神看着于生，半天憋出一句：“我就是王佳佳啊。”

于生：“……？”

小红帽：“……？”

俩人就这么相互清澈又懵逼地对视了好几秒，小红帽才第一个反应过来：“你不会以为我姓‘小’吧？！”

于生使劲绷着脸，表情在绷住和绷不住之间渐渐扭曲：“……我TM那一瞬间还以为王佳佳是你在外行动的化名代号……”

“小红帽才是代号！”少女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哪有人真叫小红帽的啊？我有真名的！”

于生张了半天嘴，终于化作一个尴尬的笑，一边打个哈哈一边努力假装无事发生地往前走。

他是真没想到这茬，主要是他跟旁边这姑娘认识的第一天就只知道对方叫“小红帽”，然后一起行动了几次，又是去博物馆探索又是去黑森林里打架的，也没有任何需要告知真名的情况，反而是“小红帽”这个名字越来越印象深刻且顺理成章，他愣是这么长时间都没反应过来对方应该不姓“小……”

这份尴尬一直持续了好一会，直到俩人从电梯里走出来，来到了那位委托人生前住过的房屋门口。

小红帽上前按动门铃，片刻之后，门打开了，一个脸上隐隐带着疲惫之色，黑发略显杂乱，穿着T恤长裤，样貌普通的年轻人出

于生瞬间吓了一跳，然后看到“猎人”仍旧只是呆呆地站着，这才稍微放下心来，胆子更大了一点，将手继续向前伸去。

他感觉到轻微的阻滞，那是手指穿透“布料”时所产生的、似真似幻的阻力，而后，他感觉到些微冰冷，就像触碰到了一片比周围环境要低个三四度的空气，但除此之外，便没什么特殊的感觉了。

于生就这样站在“猎人”的身侧，将自己的一只手臂都完全探入了那身猎装内部，而后忽然皱了皱眉。

不经意间，他那条探入猎装的手臂有一部分和猎装上的衣袖重叠在了一起——这一幕，就好像是“穿”上了那条袖子。

下一秒，他看到那条原本只是如幻影一般漂浮在半空、从始至终都一动不动的衣袖突然动了，随着自己手臂的活动而活动，尽管幅度很小，却没有逃过他的眼睛。

自己在“穿上”这件衣服！

瞬间产生的联想和了悟仿佛冲击到了这片黑暗混沌的“梦境”，于生突然感觉到四面八方都传来一阵剧烈的摇晃，而在这摇晃中，他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经抽回了手臂——他看到周围的厚重“帷幕”在崩落，黑暗的空间开始瓦解，眼前那空洞无形的“猎人”也突然动了起来，ta迈着僵硬诡异的步伐向后退去，几乎眨眼间便已经只剩下一个虚幻的影子。

于生下意识地向前伸出手，想拦住这个诡异的“猎人”，但他刚来得及抬起胳膊，便忽然听到耳边传来一个有点熟悉的声音——

“叔叔，你在干什么啊？”

眼前的一切轰然消散了，于生只恍惚了一瞬间，便看到自己正站在一片无边的、灰暗的旷野上，混混沌沌的灰色天空笼罩着原野，无名的野草铺满大地，一座熟悉的小丘静静伫立在远处，微风吹过原野，野草泛起波浪。

而一个看上去只有五六岁的小女孩正站在自己身旁，好奇地仰着头，眨巴着眼睛看着自己。

地学着小红帽的样子骑在狼的身上。

“到底行不行啊，你这狼在抖哎，它是不是驮不了重物？”

小红帽扭头看了于生一眼，一巴掌拍在对方身子下面的狼的脑袋上：“怂货。”

随后她摇了摇头，干脆地直接对狼群下达了命令：“出发。”

于生本来正想问该怎么控制自己正骑着的狼，以及应该怎么像小红帽那样可以在影子之间跳跃转移，结果还没来得及开口，便骤然感觉眼前一晃。

下一秒，他眼中的世界变了模样。

色彩化作浓重不一的黑白，城市中林立的建筑化作了只有轮廓的各种剪影，道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阴影团块之间一道道不连续的“桥”，前一秒他视野中那些正常有序的风景，骤然变得仿佛是倒映在一片支离破碎的镜面中——而后，城市卷曲起来，破碎漂浮的建筑物变成了这片黑白世界中的立体迷宫，就像错乱映射的画卷，所有东西的远近和大小都在转瞬间被重组。

狼群轻盈地起步，飞入那片光怪陆离的影子中。

第178章 入户调查

这是于生从未体验过的奇妙经历——与狼群同行，穿行在城市的错乱倒影中。

似是而非的建筑轮廓在视野中飞速后退，整座界城在这片影子世界里仿佛变成了无数支离破碎并且不断飘移的“碎块”，楼宇与街道胡乱堆叠交错着，相隔甚远的街区可能在下一个路口就会相连，而原本紧挨着的房屋却被分割到了不同的“碎块”里，轻盈的狼在这些颠倒错乱的城市结构中穿梭，沿着不可见的“道路”，飞越过一个个路口。

一抹红色的影子从视野边缘靠近，小红帽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容，扭头看向于生：“是不是很厉害！”

这里是一个“地方”，一个意识空间，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儿，它一直都存在着，只是当自己做梦的时候……就有很大几率，可以来到这里。

第175章 旧事生疑

于生很快摇了摇头，暂时把脑海中那些乱七八糟的猜想放在一旁。

这里是个特殊存在的意识空间也好，真的是他的“梦境”也罢，现在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晓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于生很自然地想到了另外两个也曾出现在这里的人：小红帽，还有胡狸。

非要算的话，艾琳也得加上——虽然小人偶是靠自己的“入梦”能力自己进来的。

……是因为血的联系？

晓晓还站在一旁，眨巴着眼睛看着这边，看起来有点疑惑。

于生伸手揉了揉小家伙的脑袋，他不知道该怎么跟一个六岁的孩子解释这个地方，索性也就不解释了：“你在做梦。”

“那叔叔你是我梦到的人吗？”小家伙一脸好奇。

于生一怔，只能硬着头皮：“……对，是你梦到的。”

“那叔叔你能变成X面骑士吗？”

于生终于发现话题走向好像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不能。”

小姑娘想了想：“变奥X曼也行。”

于生绷不住了，蹲下来跟晓晓视线平齐，语重心长：“虽然这里是个梦，但梦里也有做不到的事情……”

“哦。”

小姑娘哦了一声，好像终于放弃这个天马行空的念头了。

然后过了几秒。

小红帽想了想，终于点点头：“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现在就出发，”于生说着，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然后又低头看了一眼艾琳，“你和胡狸在家等着吧，这次我一个人去就行。”

艾琳立刻起身开口：“啊？为什么？”

于生翻了个白眼：“……我们去死者家里询问情况，还抱着个洋娃娃你觉得合适么？”

艾琳顿时咂了咂牙，露出很不满意的模样，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认同了于生的理由，又坐回到沙发上：“那行吧，我在家……那我要用你电脑打游戏！”

“随便——但你必须用自己的账号，而且不准动我的私人文件！”

“知道啦。”

安排完小人偶，于生一扭头，又看到胡狸正一脸不放心地站在自己身后：“恩公，真的不需要带上我吗？我可以帮忙打架。”

于生眼角不由得一跳，只好又跟胡狸强调了一遍自己这次是去死者家里做调查的，用不着打架——跑人家灵堂里不管是跟死者家属打起来还是跟死者打起来都挺不合适……

小红帽在旁边听着于生跟胡狸的交流一愣一愣的，再次对旅社这帮人的精神面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交待给了胡狸冰箱里有剩饭，饿了就自己先热热吃，但注意千万别把家点了或者拆了之后，于生才终于换上出门的衣服，跟小红帽一块踏出了梧桐路66号。

从家门口到街道对面这短短的一段路，于生回头看了得有三四次。

这让小红帽不禁有些疑惑：“这么不放心的吗？”

“这是第一次我单独出门，而把胡狸和艾琳都留在家里，”于生语气确实带着点担忧，“我甚至担心回来的时候家都被她们拆了。”

不容易挣脱出来的时候感觉半个身子都不是自己的了，甚至怀疑自己可能真的被这家伙压死一次，现在这属于刚刚复活过来——然后他才赶紧扯着身子去够床头柜上正在不断响铃的手机，拿过来一看，发现是小红帽打过来的。

没有理会正在半梦半醒中嘟嘟囔囔抱怨的人偶X3，于生随手接通了电话：“喂？”

电话对面的小红帽开门见山，说的事情却让于生很是意外：“还记得上次咱们在博物馆的那次行动吗？”

于生一时间有点愣住，他本来还想着晓晓钻进自己“梦里”的事情，同时也以为小红帽找自己是因为孤儿院那边发现了对应的什么异状，却没想到对方一开口提起的竟是博物馆的那次行动，反应了一下才点点头：“啊，记着呢啊。”

“那你还记得那次行动的‘报酬’一直没下来吗？”

“啊，你不提我都快忘了！”于生迅速反应过来，“报酬是一直没下来……是出什么状况了？你去要账了？对面赖账？”

一边说着他一边还感觉有点奇怪，因为最近与小红帽联系的时候总是在讨论“童话”异域的事情，话题不是黑森林就是大灰狼，这时候一下子又提起了好些日子前的博物馆事件，这话题跳跃得他还挺不适应。

但对方接下来的一句话瞬间就让于生把这点不适应的感觉给震没了——

“我的委托人死了。”

“……啥？！”

“因为一直没有收到奇物协会发来的报酬，我感觉很奇怪，就去联系了一下，却发现委托人那边留下的几个联络方式都接不通，”小红帽开始向于生详细解释情况，“所以我今天联系了奇物协会里的其他熟人，结果他们告诉我，我那个委托人前些天就出了意外，已经死了。”

那群追随晦暗天使的疯子专门布了个局来对付我？为什么啊？这没道理的……”

“所以我问你有没有得罪过人。”

“……这要怎么得罪人，才能被那群疯子盯上？”小红帽眉头皱成了疙瘩，“你是知道的，我从不跟与晦暗天使有关的东西打交道，平常也只从正规渠道接一些不大不小的委托，而且一大半委托还是从特勤局接的，‘童话’组织的对外交流也很谨慎，我们可能会在灵界侦探这行有竞争对手，但绝对扩大不到‘敌人’上。”

“那就是另一个可能性，你没得罪过天使教徒，但你有被天使教徒盯上的‘价值’，”于生想了想，“毕竟你都说了，那是一帮疯子，疯子的行为逻辑跟正常人不一样，他们或许觉得你对他们的‘事业’有帮助，就这么动手了。”

小红帽没吭声，似乎正陷入思考和怀疑中。

于生也知道自己这一下子思维发散得有点广，而且要搞明白天使教徒的动机也不是在这儿寻思就能寻思出来的事情，所以很快他就干咳两声，把话题拉了回来。

“咳，还是说说这次委托本身吧。你现在都掌握到什么情况了？”

“我是和那位委托人直接联系的，现在想想，因为和对方很熟悉，我这次确实没有仔细核实委托发包的细节，”小红帽轻轻呼了口气，神色认真地说道，“我收到的电子版委托文件上确实是带着奇物协会的标记和一次性序列号，但却不是直接由奇物协会的对接部门发布的，而是委托人用个人账号转发给我的——以前我们也这么干过，所以这次我就没有细想。”

于生眉头一皱：“大组织也会允许这种有漏洞的操作吗？”

“原则上当然不让，但实际上很难避免，因为年底了，像奇物协会这种大组织，对外包单的截止日期卡的是很紧的，所以每到年底负责外包的人都会想办法在截止日期前先把单子派出去再说，这

续传来小红帽的声音，听上去还带着歉意，“不好意思啊，这件事你出了很大力，又拖了这么久，结果现在弄成这样……”

“你先别说这个了，”于生打断了对方，“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这得继续调查吧？”

“……嗯，至少我要搞明白我那个委托人是怎么出事的，”小红帽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我跟他合作好几年了，最初帮我在奇物协会之间牵线的人就是他，甚至……上一个‘小红帽’，也受过他的帮助，不管怎么说，我不相信他会因为私利做这种事，而且他死的真的很蹊跷，太像是……”

于生平静地开口：“太像是被人灭口了，是吗？”

“……嗯。”

“见面聊聊吧，”于生轻轻呼了口气，“我去找你还是你来找我？”

小红帽那边顿时有点意外，怔了一下之后赶紧说道：“啊？我没打算麻烦你的，我就是跟你说一下报酬的事情，后面的调查我打算自己……”

“废话，你都说这么多了，我好奇心都起来了，”于生又一次打断了对方，“而且这事儿也太恶劣了，连童工的钱都骗啊……”

小红帽：“……”

听得出来她沉默的这一瞬间是想反驳点啥，但反驳不了。

于生愤愤不平了几句，接着又突然想起件事：“对了，我顺便问一句啊，这事儿特勤局管吗？”

“当然是管的，毕竟是在‘边境通讯’平台上有备案的委托行动，出了违约或涉及‘奇物’的藏匿转移行为官方当然会调查，更何况这次还出了人命，但他们的调查方向和方式肯定跟‘灵界侦探’不一样。”

“那就让他们查他们的，咱们查咱们的，”于生摆摆手，“你还没说呢，待会是我去找你还是你来找我？”

来，正仰头看着这边。

“你在发呆哎！”小人偶说道。

“……这怎么又多了一个？！”小红帽扭头看向于生，语气错愕。

“对啊，又多了一个啊，之前跟你去黑森林的那个就是新的，不过看样子你没发现，”于生一脸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战斗特化型，专门为了对付像饥饿和恶狼那样的恶性实体而造的，我管她叫艾琳MK-II……”

小红帽一愣一愣地听着，旁边的艾琳则立刻不满地开口：“你别给我乱起型号啊！非要起也想个威风点的代号，比如女武神型什么的……”

于生绷着脸，心说一个66.6厘米的人偶起个代号叫女武神也亏她说得出口，女武神的盾牌成精怕是都比她高——但这话他实在没敢说出来，倒不是因为小人偶骂的太难听，而是现在家里已经有仨艾琳了，当她们排列成攻击队形朝自己扑过来的时候还真有点打不过……

然后小红帽就在还有点发懵的情况下被于生带着到了客厅。

胡狸端着一盘洗好的水果过来，放在茶几上。

于生第一时间就去检查那些水果上有没有牙印，毕竟招待客人的东西，让胡狸偷偷啃过可不行，不过很快他便想到，如果胡狸真的偷吃，那是断然不会有啃剩下的果子端上来的——更大的可能是她在厨房洗了一盆，最后端上来一盘……

小红帽则不知道于生在想些什么，她只是跟胡狸道了谢，眼角的余光便突然注意到后者那一大堆尾巴里有一条怪怪的——别的尾巴都很精神，就那一条耷拉在地上，看着跟断了似的。

于生这时候也注意到了胡狸有一条尾巴拖着地，不由得皱了皱眉：“你尾巴怎么了？受伤了？”

胡狸听到这话之后脸上却露出高兴的模样，她几步走了过来，把身后一大堆尾巴搭在于生腿上：“恩公你看！是不是没有静电

“你从我身上下来，”他看了看挂在自己腿上、坐在肩膀上以及揪着领子挂在胸口的仨人偶，一声叹息，“尤其是裹着毛巾这个，你毛巾都快掉了。”

艾琳终于惊呼一声，和艾琳以及艾琳从于生身上跳了下来，然后那个到现在还裹着一条毛巾当睡衣的小人偶站在床上仰着头：“对啊，我衣服呢！？”

于生顺手从床头柜里掏出缝补好的裙子扔了过去：“给你，我抽空给你改了改，之前烧坏的部分直接剪了，用裙摆上的装饰性褶边拆下来把明显的地方补了补，手艺一般，你先凑合着穿，这两天就给你买新的。”

“哦，好，”裹着毛巾的小人偶高兴地接过裙子，从床上跳下来就跑向卫生间，“我去换衣服！你不要偷看！”

“……我犯得着偷看你啊？你仨身体都是我捏的！”于生眼角嘣儿嘣儿直跳，冲着卫生间嚷嚷了一句，然后收回视线，跟站在地板上的剩下两个艾琳大眼瞪小眼。

就在这时，于生突然想起什么，一拍脑门：“啊，忘了跟小红帽说晓晓的事儿了，我说呢，怎么总感觉忘了什么事情。”

“晓晓的事儿？孤儿院那个小孩？”艾琳闻言一怔，但很快想起了这个名字，“她怎么了？”

“她也进入我那个‘怪梦’了，就一片荒原的那个，”于生解释道，“而且她好像是被噩梦拖进黑森林的时候，为了逃避狼的追捕而不小心‘掉’进去的……”

当下，他就把自己刚才在梦境中的经历告诉了眼前的人偶，还顺便提了一嘴见到猎人幻象的事情——只是没有提起自己险些“穿上”那件猎装的细节。艾琳一愣一愣地听着于生的讲述，脸上渐渐浮现出诧异的表情，憋半天还是没忍住吐槽：“你这人做个梦怎么都这么离谱的？”

“我不知道啊，”于生坦然地摊开手，“又不是我能控制的。”

俩艾琳一块狐疑地抬头看着他，过了一会，其中一个小人偶才收回目光，又煞有介事地抬手托着下巴做思考状：“不过有一说一，你对那个‘怪梦’的猜测倒是有几分道理……按照这几次的情况，那还真有可能是个独立的特殊意识空间，并非由你的梦境生成，而是你正好会在做梦的时候和它‘连接’上……

“至于小红帽、晓晓还有那个傻狐狸，应该就是因为你的血而受到影响，从你这边‘借’到了某种权限，所以也能连接到那地方了。”

“所以那片荒原到底是个啥呢？”于生皱着眉头，“难不成也是个异域？”

俩艾琳异口同声：“你问我我问谁去？你自己都不清楚！”

紧接着，其中一个背着画框的小人偶就冲于生摆了摆手：“算了，反正就这么干想也想不明白，等下次你睡觉的时候我给你做一下‘引导’，咱们再进去好好观察一下那地方，或许能找到什么线索呢。”

“也行，”于生说着，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色，看到天光已经开始变暗，“小红帽过会就来了，眼下还是先关注一下那个可疑的‘博物馆委托’吧。”

艾琳的表情肉眼看见的变得严肃了起来。

“刚才我就想说了，这件事背后……阴谋的味儿很浓啊。”

于生没有开口，只是挑了挑眉毛。

“你应该也感觉出来了，”艾琳注意到了于生的表情变化，不紧不慢地点了点头，“这要是没有出人命，单纯一桩‘假委托’的话，很容易就可以归到协会成员贪图私利在流程上做手脚想要私藏博物馆藏品上，但现在发布委托的当事人没了——而这甚至还不是最大的疑点，整件事最让我觉得不对劲的，其实是博物馆里的那场‘献祭’。”

于生皱起眉头，当日在博物馆中所见到的那一幕，他至今仍然记得很清楚。